



春秋傳注

卷之十八

宣公三

甲定王十有二年
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

成二十二年
鄭襄八曹文二十一陳

春葬陳靈公
諸侯猶會其葬知無遽絕中

心國

楚子圍鄭
晉得以圍告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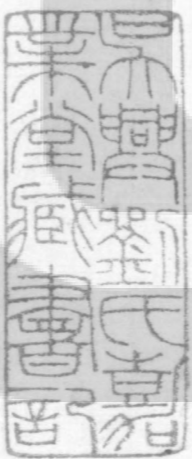
既盟于辰陵後徵事于晉是面欺也面欺者

弗可赦故圍之然猶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所

春秋傳注

宣公三

一



謂莊有人君之度者此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

師敗績

晉告敗。荀林父于是年將中軍。鄭自是服于楚。至蟲牢始服晉。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

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先穀不可以中軍佐

濟林父從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夫用兵者當

審國之虛實而後用之晉自趙盾以來皆以

名侵伐而未嘗實用其兵車不習馳馬不習

戰朽甲鈍兵慮不可用則其具虛趙盾以詐

凌人威勝其愛卻缺林父總之鑒于趙盾濟

猛以寬愛而無威人不用命則其權虛楚莊

早定內亂專任為教英主賢臣百廢具舉晉

則靈公遇弒成亦庸材在位日淺景又冲主

以當楚莊相去百倍則其本虛陳人弑君晉

不能討而楚莊能討之天下諸侯有誼楚之

心將以晉為不足與則其義虛當此之時唯

有退而息兵俟楚歸而後復動其勢犹可得

鄭而內不量已外不量人一戰而敗豈徒先

穀之罪哉國家之法謀人之軍而以其軍敗者將必死楚前不貸得臣後不貸子反終楚之世令尹不以專制聞晉貸林父而法不復行一行于三郤舉國恠之乘中行即倚之以行弑于厲國威不立實自今日之不殺始悼雖復伯亦末如之何晉之所以沒世不振者又在此邲之一敗也不獨外事之不張已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告以威中國。傳言宋華椒以蔡

而人救蕭蔡久役于楚豈敢抗楚救蕭乎傳之妄言有至此者

將以脅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告。諸國大夫雖自為盟未敢往以名登載書故其赴于諸侯猶不以名左氏于文公以來見大夫不名輒云是貶蓋不明于赴告之義。是時陳鄭既皆附楚魯自蓋夫亦效之雖大不附晉故盟止四國。同盟者同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

恤病討貳說者曰楚勢日熾諸侯懼而同盟

此失實也夫諸侯果懼則四國之君故在也

何皆不出而皆以大夫盟也哉盖此盟出于宋意宋又出于華氏意假滅蕭為懼而請于晉以盟之有比盟而後可以伐陳有伐陳而後可以來楚來楚而後服之宋之所以為名而使晉之君臣入其播弄而莫之知也景立未久不自親事勉使先穀以應之寔應且憎晉固不以盟為事當日之人情散可知已

宋師伐陳

宗告

論此事者皆曰挑釁速禍宋之失策而吾獨

謂此華元之詐也夫當日之楚勢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犯哉陳之服楚于理于情誼不當伐而清丘之盟之所謂討貳者謂自是以往當無貳心于楚耳非云責其已往之咎也豈以元之知而見不及此惟是當此之際華元已知晉不足為有向楚之心而又欲不自同于反覆為之伐陳以來之伐陳不足又殺申舟以激之使具怒而伐復怒而圍我乃不得已而服楚晉雖見討我終有辭此華元之

詐所以謝天下之口而不自同于陳鄭之苟
且者也不然伐陳之誤猶可言也豈有一使
臣過我一不假道而即借言以殺之者哉元
雖至愚吾知其不出于此矣

衛人救陳衛告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為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此近死之心又不
可以常情論矣約言疑即垂隴時陳為衛請
事也

乙定王十有三年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
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
亦得書

夏楚子伐宋宋告

討其伐陳也伐不遽服必待干圍之不遽服
必待九閱月嗚呼深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晉告。晉于。是無先氏。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

之盡滅其族清之師謂赤狄伐晉也然赤狄

伐晉法宜得告。則魯史必書今不見經是

不告也不告者為害不深夫討邲之敗則直

以邲之敗殺耳又假他事以甚之何晉法之

不行一至是乎吾是以知晉之終不復振矣

丙寅二十有四年。晉景五年。齊頃四。衛穆五。蔡

文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宋七。鄭襄十。曹文二十。

三陳成四。杞桓四。文十七。鄭襄十。曹文二十。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衛告。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

歸將加而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子廬立。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

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

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蓋景

于是時始自親事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告。

春秋傳注

楚子既伐宋以討伐陳矣宋犹不服乃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主曰殺女我伐之見辱而行此莊欲伐宋而使殺申舟以啓其釁也宋若不殺楚將柰何申舟至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收袂而起屣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車及于蒲晉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夫楚能料宋亦能料楚以元之智豈不能

隱忍以聽其過而挑釁速禍豈所以相存于屯難者乎盖本欲從楚而無奈楚之一伐而即去也一伐即去終不可為名是必有以致彼之疾而後可以用我之從此華元之所以必殺申舟耳嗟乎易子而食拆骸而爨宋之禍亦已慘矣而僅以供其從楚之一詐元之惡豈復可以情理論哉

理論哉

二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何以往會傳不能言然楚子使申舟聘于齊則齊楚之有交久矣歸父會齊蓋謀所以事楚也

丁定王十有五年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廬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衰十一曹宣公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魯自是以後楚

楚子在宋公使歸父薦賄以說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宋告。春秋志外平惟此或云外平不書必有

書閔于天下之故而後不知他平乃不告

夏五月楚師築室及畊將必得宋人懼使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沐劫而盟之宋人

及楚人平夫楚國之法內官序當其夜豈一

司馬之帳閔無守人願使敵國大臣排闥以

入而猶不之覺豈復成其為楚也哉竊意華

元子反為交素深元欲向楚特合子反以巧

行其事楚之君臣志在得宋不妨開壁以來

之登子反之沐而與之盟直以此為誑晉之語耳豈真當日之事理哉然則伐陳以挑其

彙殺申舟以速其來皆所以為謝晉地要其
向楚之本謀固早定于清丘之日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晉告

報八年晉師白狄之伐也魏顆復敗之于

輔氏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告

王孫蘓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戴

公及毛伯衛來告則書明年王室復亂王孫

蘇奔晉不告則不書事之本末則何從而悉之哉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何以會傳不能言疑晉方滅潞國勢稍強將
微會于諸侯齊魯素外晉故謀于齊以決之
也已而魯從斷道盟齊獨不會齊魯之不同
情疑是此始

初稅畝

孟子方里而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藉民之力不取其租所謂耕者九一

也今復於公田之外又加履畝之稅每畝所
稅不知凡何大約什而取二矣哀公時又用
田賦至戰國而井田盡壞變為阡陌以至於
今賦法日重則寔宣之作備也

冬 蟊生

饑

春 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會稱人從士

告于三命士會將中軍明年秋即告老而使
卻克將中軍蓋知卻克之忿齊而有欲伐之也
時晉國無幸民之盜逃歸于秦羊舌職有善人
曰範武子之德何如曰夫子之楚屈建問于趙
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詞札記趙
文子觀于九京曰死陳者如可作也我則隨武
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產皆當其時賢大夫而
時所推重如比蓋士會其產皆當其時賢大夫而
皆不見經左氏于產甚詳而于士會事甚
略故附氏于產甚詳而于士會事甚
見之

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于是乘
其孤弱而盡滅之繇是赤狄之害絕

夏 成周宣榭火

王告

宣王之廟榭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郟伯姬來歸

內女必大歸而後書

冬大有年

五穀大熟也

已定王十有七年晉景公八年齊頃公七年衛穆公八年蔡

已五年陳成王七年杞桓公十四年宋文公二十三年曹宣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子甯立是為靈公

猶敗却後已如楚今卒許蓋兩事

丁未蔡侯申卒

忽來告魯亦往會其至則歸父薦賄以來楚魯今甲

皆強冠之則嗣于蔡也。陽橋之役二君弱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君魯皆不葬今始葬三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斲道魯

志也自是齊與魯必小有嫌然魯方外事楚內

事齊至是始與晉盟則無萎以後必有不同之

出楚師欲以伐齊小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之說

卷之十八
要之公寔未
嘗欲伐齊也

晉景公立八年已自親事陳鄭宋皆從楚齊
魯二國又皆潛與楚交恐自是以還諸侯將
遂不合也故范武子為政因滅潞之勢而微
會為斷道之盟微會于魯人應命微會于
齊人不應而使婦人笑客以戲之君以
不應故怒齊臣以見笑故益怒齊自是齊之
受兵遂紛然其不可詰矣卻克怒而先歸使
栾京廬待命齊使高固等四大夫會而又逃

歸故晉侯衛世子臧有陽穀之師齊晉盟而
卻克復自有鞏之戰一事而各自為情卻克
之專行於此見也說者顧謂斷道之盟將以
伐齊夫晉之于齊未至于相伐也而遽以後
之事為前之情豈當日之事理哉穀梁又曰
魯晉曹衛同時而聘于齊或禿或眇或倮或
跛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則緣笑客而為
之說益不足信要之晉自合諸侯因合諸侯
乃致釁慎無牽以後事可也

卷之十八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

曰弟

魯史之法大夫用事者卒則書叔盼何以書
公特息也公既立而不仕與之財曰吾足矣
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公憫之而使
其子世為卿故于其卒有加禮焉史特書為
加禮也于是盼之後有嬰齊嬰齊之後有叔
老之後有叔弓之後有叔輒叔鞅叔詣
叔青在春秋後不見經

庚定王十有八年

晉景公九年齊頃公八年鄭襄十四曹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晉自翟泉以來不與晉

盟者四十有一

晉衛伐齊討不會也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
盟于繒不告故不書以公子疆為質于晉

師還

公伐杞

自是以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征伐在

始書公侵鄭八年定六年陽虎專魯扶公以行
年季孫肥挾公以行復書公伐邾
春秋傳注宣公三

何以伐傳不能詳疑以不朝故盖文十六年
以來杞無朝魯之迹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郕告

甲戌楚子旅卒

子審立是為共王。不書葬吳楚借號魯史不書記曰恐民之

也惑

楚穆之卒不來告魯而莊卒獨書者歸父會

楚子于宋則楚之赴告復通于魯也僖通楚

楚事頻告此無他事來告者是時陳鄭宋皆

已服楚而江漢間小國即有未滅亦皆帖服

無可復告故楚之他事不頻見經所可徵者

惟蔡文楚莊之卒為來赴告而已是時魯寔

事楚故有乞師于楚求好于楚之說莊卒後

魯遂絕楚乃復有陽橋之師

公孫歸父如晉

宣立以來至斷道之盟始改事晉因使歸父

聘于晉以申固之季文子惠東門氏故因公

之薨流宮于國謂父此行與公謀而聘于晉

欲以晉人去三桓此誣公之言所以逐歸父不可信以為實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內大夫還不書以奔
挈書。內大夫奔惟

不返者書

宣公之立也仲遂專之既殺叔仲彭生而行父懼于是為之奔走于齊當仲遂時噎悶不出氣仲遂死而歸父用季益惡之然公在無可如何也今公薨矣先為流言于國曰歸父

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三桓以激二家之怒而又大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然後歸父不得存于魯而季之恨可盡洩此季與東門氏相傾之本末也其在魯事則更有說當是時成公幼弱殺適立庶之說雖指其父而成不知臧宣叔復為行媚于季蓋自東門氏逐而季之威福始不可嚮邇所謂炙手可熱者向在東門氏今在季矣昭三十二年傳晉史墨曰魯在東門氏殺

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然則季之專魯不在宿及意如而在行父逐東門氏盖專魯之首事哉

宣公三終

起十二年
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九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子夫人穆姜生宣公即位而始娶其生適子也宜如子同生之有書而不在書者不舉以太子之禮也妻齊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定王十年未陳成九年秦桓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古者兵出于農兵車之制甲士三

人為一甲也周禮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共得
丁男一百四十人內取十八人為兵未備一
甲之用今丘備一甲是十八人
外復取七人為兵故曰益兵

魯事之譎張為幻莫有甚于此日者也行父
與齊積恨十有八年公甫歿而伐齊之志直
摩礪以須矣惟時齊魯雖有嫌齊之伐魯不
過疆場間事耳何至益兵備敵脩賦繕完皇
皇然舉國而憂齊難之至哉蓋本以伐齊之
意而託之乎齊欲伐我之名未有齊難也而
曰為齊難故作丘甲齊未嘗出楚師也而曰

聞齊將出楚師晉楚爭盟未即見告也而曰

晉楚爭盟齊師必至及夫齊之見伐則不遇

北鄙之一役而已季與臧氏之皇不幾幻

惑而無謂也哉然則益兵備敵脩賦繕完祗

備戰鞍時之一用而于齊欲伐我之憂了無

涉也宣十八年傳云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

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

有蜀之役明年傳又云宣公使求好于楚莊

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以

伐齊故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此蓋陽橋之
後季實致兵慮不免于衆人之口而誣以致
兵為宣咎耳宣則斷道以來于齊無大冢也
何故而欲出楚以伐之哉然則行父之請張
能加于始薨之君父而何難加于齊蓋至是
而魯國之人情盡入一人之播弄矣

夏

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滅孫許。字宣叔辰。魯以大夫。

盟伯主蓋以齊堆為說

傳曰聞齊將出楚師滅孫氏為之也滅氏季

之私人急為行父盟晉侯于赤棘道父所以
事晉之意以為後日乞師地布于國中而
曰齊將出楚師夫敗鞍之後控于楚以求援
始有陽橋之師今猶未敗于魯也何故而有
出師之舉哉其為季與滅之誑惑明矣

秋

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告別。茅戎。

柳音審

文十七年周甘歃敗戎于柳垂乘其飲酒也

自是以來戎嘗不靖春晉使瑕嘉平戎劉康

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三

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據告則書本無諱敗
之說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見經

冬十月

壬定王十二年
申八年
杞桓十四
秦桓十六
楚共二十
宋文二十
蔡景三
鄭襄十
曹宣六
陳成

春齊侯伐我北鄙疑取龍不書
傳不寔

以魯之盟晉于赤棘也伐我北鄙則怒我之

不深可知凡言齊難者皆妄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衛告。衛欲戰
故史以衛及

齊以衛之受盟于斷道而有陽穀之師也伐

魯還因伐衛之亦適使良夫侵齊遇于新築

戰而衛敗衛于是乎乞師于晉而曰大國朝

夕釋憾于救邑之地則齊之伐衛可知矣傳

言衛侵齊而不言齊伐衛于是有謂齊衛之

隙亦始笑跛則好事者為之當時寔無是也事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大曹公子首及齊侯

戰于鞍齊師敗績。四國合兵始皆大夫主戰事

而遂將兵故不書乞師。僑如得臣子始見經命

于公孫嬰齊叔昭子即子叔聲伯。御克缺之子。

道盟是晉所挈笑倭之說皆好事者為之斷。

晉卻克以一笑之故本欲伐齊請于晉侯而弗

許既已無可柰何今齊伐魯衛魯衛大夫皆

乞師于晉克因借其說以行之請八百乘名

救魯衛實伐齊也魯以四大夫帥師掃境以

出洩其十八年之憤而後快苟不得晉不能

伐齊晉亦藉魯衛以得請三國交相用而不

顧國家之後憂楚軍陽橋魯既屈辱而諸國

亦竊盟于楚晉失諸侯則克忿婦人季忿宣

公之所致也按晉以鞍之功明年作六軍使

皆為為卿蓋以求卿者多添作六軍者蓋十人

非為兵多當分隸也是時為卿者蓋十人

故宋隧之役或謂秦武子曰子之佐括已殺

是也至十三年伐秦惟有四軍則趙括已殺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

婁自鞍戰之後四國之兵深入已至袁婁國佐如

春秋傳注素婁成公一怒去而追及之于袁婁也

此記內事季侈功也據傳晉師從齊師入自
 丘與擊馬陞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甌玉螯與
 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國子怒揖而去之魯衛大
 夫為之請及國佐盟于袁婁則是晉卻克與
 國佐盟而魯衛不與也魯史之法外大夫相
 盟不書使晉與齊盟而魯仲衛不與則此一
 盟不得見于春秋矣經言如師如四國之師
 也及國佐盟四國大夫及之盟也四國戰勝

而齊使賂晉取國寶魯取汶陽之田賀戰勝
 者終在四國季以勝齊得盟侈功于國故歸
 而命于史以書之史家紀實必以自內及外
 為文及言季非言晉也而謂反以晉人及之
 失其本矣觀六年武宮之立則季之侈功可
 知而明年齊侯朝于晉自是服晉者十有八
 年則齊之見屈于此盟抑又可知故稽此盟
 者終當以齊屈為斷稽此盟之所以書終當
 以季侈功為斷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子固立是為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子臧立是為定公

取汶陽田

盟袁姜時晉所命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去疾其稱。楚即嬰齊鄭即十有

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蜀魯地言會蜀則

公尚幼而能會嬰齊者行父

蓋扶公可知是時成

齊楚莊弟時代孫叔敖為令尹楚自莊王以來

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鄆人盟于蜀

傳發卿不書名惟此為得蓋竊與楚盟列國大夫必有惟恐晉

名知之意不書正其情也

十四年傳云楚使申舟聘于齊之楚之交久

矣今齊既敗于鞍必哀控于楚以求出師楚

共初立令尹子重有樹威之心火戶已責速

鰥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挾鄭師以侵衛

遂侵我于蜀至于陽橋中國震動秦使右大

夫說亦至于蜀晉畏楚不敢出師于是魯衛

皆懼公往賂之先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

盟于蜀其先服于楚者曰宋曰陳曰鄭其先
通于楚者曰秦曰齊其被兵而哀請于楚者
曰魯曰衛其望風而亦至者曰曹其因齊魯
至而亦至楚因後之以為名者曰邾曰薛曰
鄆其不與于盟而寔從楚于戎行者曰蔡曰
許自楚入中國盟齊會孟以來未有如是之
盛為者也是何嬰齊一出而奔走天下之諸
侯一至于此哉蓋莊之盛時兵所屢加者鄭
為而已進之則陳與宋為而已未有及于魯

衛者也及魯衛而兵始深及魯衛而悉師以
出兵始橫天下諸侯以為楚之情殆不可測
而孰知皆嬰齊之誇耀其事徒以示威于國
也哉魯之逞志齊所深仇為盟獨在魯地國
危君辱行父使然國人非之而行父因為之
說曰宣公之故則委咎之言抑又一時之誑
惑也

癸亥定王十三年
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滅
西成九年
蔡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
陳成十一年
杞桓十四宋共
公固元年
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秋傳注
成公一
八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在表

而稱爵軍行用吉自晉
襄用墨始也非禮可知

陽橋之後晉畏楚眾不出師今始伐鄭討其
從楚于陽橋也魯宋曹衛竊與楚盟而寔畏
晉故仍從晉從晉則絕楚可知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之宮主新
入故曰新宮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疑
以過後故緩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成公之世魯乃專事晉不與
齊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告。鄭始告大夫名
許于宣十二年敗邲

楚後服

許恃楚而不事鄭。子良伐許當此之時鄭
與許皆服于楚據左氏五國伐鄭。使公子
偃禦之覆諸鄆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則
其媚楚而拒晉也為已甚矣今茲伐許何以

亦赴疑猷據捷時楚無禮于鄭、將有棄楚之心假伐許以生其釁故去疾伐許冬復伐許鄭悼公立又復伐許悉來告魯告魯必并告于晉將以是為蟲牢之漸欵是時子良柄鄭知晉景之為君可與有立而楚共新立又不同于莊伯之時占望敵情生其貳志是亦情理之或然者耳不然一許之不事何至用兵者三而究乃歸于棄楚哉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棘汶陽田之邑也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晉告

討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始聘魯也。庚

曰其位在軍三此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衛自寧俞

復聘疑亦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言不

春秋傳注

成公一

十

魯衛同盟于斷道又戰于鞍三國之交本密
陽橋之役竊與楚盟疑亦晉之所宜責也然
晉尚畏楚况魯衛乎既而即從伐鄭晉固諒
其無他矣來聘且尋盟公各盟之深相結也
聘而遂盟自此始

鄭伐許鄭告以國

伐而又伐生虜可知蓋明知許之必懇于楚
明知訟之必不勝許然而鄭之計以為必如
此而去之為有名他日即有言猶得執之以

藉口也是時晉楚之爭鄭無已鄭之去就始

自為名

甲定王二十四年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

二十二年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使華元來聘宋始

宋公初立雖盟楚人于蜀然即從晉侯以伐

鄭是仍與晉也故以通嗣君聘諸侯魯衛齊

宋于時復合故鄭益以從晉為心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子費立是

鄭伯卒赴于諸侯諸侯仍會葬皆蟲牢之

也漸

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嗣子紇

公如晉

朝景公也晉侯見之不敬

葬鄭襄公

二月速葬不

秋公至自晉

公以晉侯之不敬也欲求成于楚以叛晉季

文子不可乃止即此以規則盟蜀以後魯之

自踈于楚可知矣

冬城鄆

此西鄆即今鄆城縣是

既得汶陽田故城鄆為備

鄭伯伐許鄭告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之展陂鄭伯

復伐許以傳言晉栾書荀首士燮救許伐鄭何

故而出三師以救許耶此傳言之妄全不足

信許鄭相訟又當以明年傳如楚訟為正子

絕無能決云亦以明年傳如楚訟為正子

乙亥定王二十五年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

宋共三秦桓十九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杞于僖之三十一年求婦至文十二年將婚

姬遭疾急杞請絕姬而無絕婚故此叔姬復

為杞夫人于今復三十年矣忽而大歸非義

絕也豈桓別有子叔姬內不自安而願歸于

魯故姬卒而桓復逆其喪以歸歛經于女之

大歸則書內詞詳非義所係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見經首稱父弟食邑于知稱知

氏時佐中軍

荀首在齊僑如以君命逆餽之于穀結晉

也權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子簡王立。定王不書葬魯不會也是時

魯內外無事而不葬天

王誠不知其何故矣

春秋傳注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與盟始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

人執皇成及子圉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

于晉十二月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晉自襄靈

以來成公享國日淺景初幼弱未能有為故

楚得諸侯晉幾失伯今景既長天下諸侯望

走在晉勝齊伐鄭即可有為故宋魯衛即歸

于晉而齊亦屈而朝晉鄭三伐許生其去楚

之端一不直而即服晉鄭服而即為大合于

蟲牢晉自此亦復少振是則踐土以後所僅

見者也踐土以後僅見蟲牢蟲牢以後僅見

雞澤惟此三盟差可以當伯事焉

丙簡王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

子元年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

桓五年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

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是年公不

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款宣王

諸侯五廟親盡則祧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

春秋傳注

成公一

十四

之高祖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十有一君其祧已久而行父忽以鞍之勝立武宮以旌其功假武為名不學無術傳之後世竟同五廟之祭而曰有事于武宮

取郭

郭微國取言易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衛告。傳言晉伯宗鄭人伊

合欲襲衛等事與經了不相涉晉果薄責宋不宜

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華元為質已而使公

子圍龜代質于楚圍龜歸華元享之請鼓譟

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既

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圍龜之難

三月晉使衛孫良夫侵宋然甫盟蟲牢即

謀復會復會何為事既無攷諸侯亦不復會

則晉欲侵宋疑別有故不必果繇微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定公于宣元年來朝十年伐邾取繹疑已

隙矣今同蟲牢之盟復朝嗣君所以脩好于

我也

公孫嬰齊如晉

往受侵宋之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

弟瑤立是為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二國雖侵示意而已非嚴督宋故七

年復同救鄭而為馬陵之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告。自會蜀以來嬰齊之氣甚惡聞者畏之

故鄭以名告魯以名書自是遂

以為例楚大夫將必告名矣

鄭服晉為蟲牢之盟故嬰齊伐鄭共之世為

始爭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也晉遷新田不告則不書

晉欒書帥師救鄭

晉告。欒書。欒賁之後。商枝之孫。盾之子。成四年。代卻克

將中軍。晉欒氏始見經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統角楚有逃臣曰

析公者在晉謂欒書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

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楚師宵潰晉侵蔡而還晉自文九年以來救

嘗不及楚師惟宣十年士會救鄭逐楚師于

穎北此年救鄭與楚師遇統角楚避晉而還

二卿之功差有當于救義焉

丁簡王七年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
丑二年杞桓五十三鄭成公踰元年曹宣十一陳成
桓二十五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秦

春王正月

之 釧鼠食郊牛角所制故小鼠得而食福

改卜牛稷改卜釧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斛牛角之故郊在寅之月子月己知其傷宣三年展
郊牛之口傷亦猶是也免牛則不郊可知下五年

有月重言不郊中
有間事故也 吳伐郟舉號遠國詞惟指其人而言之則稱人

子與

吳始太伯太伯仲雍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

也太伯仲雍避文王昌而讓季歷共逃之吳太

伯卒無後仲雍三傳為周章當武王克殷時

封之吳又封其弟虞仲于虞為晉滅惟吳

獨存周章十四傳而為壽夢壽夢名乘益

強大因周衰自稱為王今則壽夢立之二年

也吳初不通中國魯史不書今因邾告而始見之邾即今之邳州吳都姑蘇乃至越江淮而伐邾則巫臣怨楚教吳侵驅江淮小國已為吳有吳之強為可知已邾近魯而素服晉故其見伐告于諸侯邾與吳成晉不能救自淮以北于是始有吳患焉

夏五月曹伯來朝

文十五年來朝者為曹文公今為曹宣公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

于馬陵

杞始與兵莒自會溫以來復見于會疑前屬齊服故亦服

嬰齊再伐欲得鄭以自為功也景合諸侯以救之不踰時而畢聚集旨令之行于諸侯為可知已六年救鄭逐楚師于統角今年救鄭共仲侯羽軍楚師救之必及楚師又可知已盟于馬陵八國踴躍而有外楚之心非獨為莒人之服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吳始通赴告于諸侯

州來亦國也而服于楚即今鳳陽府穎上縣是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吭也先是吳處江之南習舟楫之利乘車射御非其所長自巫臣以夏姬故棄楚奔晉楚滅巫臣之族而分之于是謀于晉以通吳教之乘車射御驅侵吳始試其能于楚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失鄭公鍾儀不

能爭吳晉之期不謀而合于是會吳之議生矣晉于景之末年歷屬悼之世日以通吳為事楚亦日苦吳而其謀則發于巫臣其事則自州來之後始傳曰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又曰取駕克棘入州來又曰蛮夷属于楚者吳盡取之則南北之強弱至是一變楚所痛心于前事者莫此役為甚也吳始通上國遂以入州來告諸侯陵楚事有不盡告史故不能盡書焉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告。林父良夫子。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以戚出奔晉衛侯如

晉以反戚為林父之所以見惡于定公傳不

能悉然奔七年而復反又十九年而逐其君

卒以戚叛則林父之專輒于衛者在今日已

可知矣衛自成三年伐鄭以來無日不以從

晉為事一旦而受其叛臣四方諸侯其誰不

解體善乎杜氏之言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

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

氏其尤也林父結于晉之權臣為衛國患者

幾四十年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為之也嗚

呼孰知晉之所以自亡其國者亦即在叛臣

之党禍哉

成

公

終

起

元

年

